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

第一五五回 商家林費玉鳴冤 河間府施公接狀

話說施公起身回京。一日走到一處，在轎內隔著玻璃一瞧，見路中人跡寂滅，不象別處道上，行人過客往來不絕。忽又遠望前面一陣黑土飛揚，瀰漫樹杪。心中就不由得納悶，即問：「黃壯士，此處叫作什麼地方？」黃天霸聞言，催馬來到轎前，哈著腰兒說：「回大人，此處叫作商家林。」老爺說：「到河間府，還有多少路程？」天霸回道：「這就是河間府地面，離城不過大約三〇里。」老爺說：「此乃是直隸境界，又是進京大道，因何路靜人稀，並無行人往來，荒涼至於如此？」天霸見問，復又躬身說：「回大人，此處雖是大道，行人卻不由此走，其中卻有個緣故。小的曾聽見先父說過，當初商家林、獻縣兩搭界地方，有一盜寇，姓竇，叫竇耳墩，在此嘯聚好漢，劫奪行人。雖曾調兵把他驅走，至今餘黨未盡。」閒話暫且不表。卻說黃天霸隨著大人的轎，且說且走，猛抬頭一看，見前邊過來了一叢人馬，馱轎人夫，前護後擁，真是一窩蜂一樣，瞧見欽差的人馬，竟奔西北去了。你說這一起坐馱轎的為何躲著欽差走呢？終是賊人膽怯。

他們是一伙響馬盜寇。為首的叫作一撮毛侯七，年紀四旬開外，生的身高六尺，背闊腰圓，一嘴的黃鬍鬚，有飛簷走壁之能，手使兩把壓油錘，外帶鐵弩弓，箭三支，不亞穿楊之技，百發百中。其餘盛大膀、鄭剝皮、山東王、蠍虎子張大漢、崔三、飛毛腿鄧六等，俱是齊從黨羽；還帶著熏香盒、軟梯子，及眾寇所用的一切器械等物件。馱轎內坐著一人，年方二〇一歲，姓彥名八哥，外號叫賽餓鷹，面如敷粉，唇似塗朱，子都之姣，不能擅美於前，故當時為之語曰：「蓮花似六郎，粉團似八哥。」他穿著一身式樣衣裳，扮作官府形象。這彥八哥又非頭目，如何叫他坐轎？因為模樣長的好看，假稱：某處官府，從此經過，特來拜謁借宿。就有許多倚勢的人家，覺著官府來拜，豈不體面長人？又搭著彥八哥相貌不俗，一見必要入彀，因此就揖盜入門，到家吃喝個泰山不謝土。等夜間點著熏香把各屋人熏倒，即把各屋財物抬去，如盜入寶山一樣，哪個肯空手而回？

可巧遇見一位倒運的官府，姓費名玉，是南省廬州府的同知，因丁母憂回家。此人在任作官廉潔，並不貪圖民財。六親皆無，就是夫妻二人，膝下一子，才交三歲。原係直隸保定府雄縣人，故由此經過。正走之間，忽見前面眾寇一擁撲來。一撮毛先高聲喝道：「何處來的官府？把你苦害良民的金銀財寶，快給爺爺留下，放你過去。不然叫你人財兩空，那時就悔之晚矣。」官府未及答言，但見馱轎後邊跟著一個長隨，姓魯名叫醉貓，不達時務，想拿著官勢壓迫他們，遂催馬前來，用鞭一指，大喝道：「好一瞎眼囚囊的！還不閃開道路，讓費老爺馱轎過去？」他還當是黎民呢，怕他威嚇。這些強盜們怕他這些？盛大膀聞聽，大怒罵道：「這狗娘養的！不知好歹，合爺爺們發橫，你是自來送死。」就著認扣搭弦，只聽啣的一聲，照著醉貓大腿射去。「哎喲！」一聲，他咕咚栽於馬下。山東王一見跳下馬來，舉刀起來就砍，罵聲：「好個花驢筋的，吃你老爺一刀。」咯吱一聲，紅光出現；這個鼠輩，把個醉貓兒結果了性命。那些人見風不順，嚇得撂下二府馱轎，一哄而散，驢夫、跟人都無影兒！把個官嚇得渾身亂抖，強掙扎著說：「好漢暫息雷霆，容下官一言告稟，請列位貴耳清聽。下官雖在外作官，職原卑小，地方又遇荒涼，這幾年官囊實在空乏。眾位爺們放下官過去，合家感恩不盡，雖沒齒不忘忘也。」眾好漢一聽微微冷笑，說：「好個狗官，誰合你講文呢？」內中又有一寇鄧六的說：「那有這麼大工夫和他鬥嘴，要不顯顯咱們的靈驗，他也不知咱們是那廟裡的神道。」說著就躡到跟前，舉刀就砍。鄭剝皮連忙用力把他的刀架住，高聲叫道：「六哥，你別傷他性命，哪裡不是行好來呢？」山東王聞聽大怒說：「你是老虎戴念珠——假充什麼善人？」賭氣站在一旁也不言語。鄭剝皮大叫道：「要不虧我攔住，你早見了閻王老爺。再要不大正經主意，也就說不了咧。」費玉還是苦苦哀求。正說著話，鄭剝皮一抬頭，看見轎內婦人，懷抱一個公子，長的肥頭大耳，目秀眉清，面白真似銀盆，發黑渾如墨錠，真是令人可愛。細瞧脖項戴著赤金項圈，心中一動，就用刀一指說：「把這赤金項圈給了我們，別的東西也就不要咧！」費玉說：「大王爺既愛，理當奉送，奈因此事，乃是小兒滿月，親友留下的；他有一女，也剛滿月，情願大了與小兒為妻，因親家往廣東去作官，恐日後年深不認，臨別將一對項圈分開，以為後日押記。今日若被大王拿去，可憐他孤鸞獨鳳各東西，日後夫妻就不能團圓了。望大王爺開恩，成就這一段好姻緣吧！」鄭剝皮大聲喝道：「好咧！你這狗官！真是善財難捨。」說著就將費玉拉出轎來，咕咚一聲，往地下一捺；又往婦人懷中將孩子奪過來，用力在脖項上咯吱一聲，將孩童殺死，腦袋捺在一旁，把項圈拾將起來，眾盜寇一齊催馬揚長而去，不表。

且說費玉躺在地上，爬不起來，待夠多時，才掙扎著起來，瞧了瞧他兒子躺在轎下，只剩下腔子咧！腦袋在一旁捺著。他的妻馬氏，嚇了個魂不附體，迷迷糊糊如死人一般。費玉一見，哭得捶胸跺腳，死來活去。登時幾個跟人，同幾個驢夫，見盜寇去遠，這才從樹林內出來，會在一處。費玉一見，罵了幾句，無奈只得將馬氏救醒，又把公子死屍並首級，包在一處，擱在馱轎上，然後自己上了馱轎。囑咐驢夫趁天尚早，快些趕到河間府好鳴冤告狀。這且不表費玉趕路。

卻說施大人執事項馬，正往北走。忽然從北來了一群人馬，高大人轎子堪堪臨近，頭裡三對對於馬。對於馬剛過來，跟著就是兩匹頂馬，後面跟隨人馬無數。但見居中一人，坐在馬上，不是王公宗親，定是貝子貝勒。這馬上的人，見施老爺這邊下轎，他那邊早也下馬咧。便打發人前來，問是：「施大人，倉廠總督奉旨欽差，由山東賑濟回京。」一來人的名兒，樹的影兒。聽見是施大人，素日早知難纏，不由打個冷戰。二來也合該犯事，冤家路窄。且說忠良見那人下馬，心中未免疑惑，登時兩下裡走到一處，忠良口稱：「奴才施不全，早知主子駕到，應當迴避。」說著話才要請安，那個人伸手拉住賢臣，口說：「不敢不敢，大人太多禮了。」這幾句話，越發漏了空咧。

賢臣復又上下打量了打量，口裡道：「可啊可啊，好說好說。」

彼此哈了腰，賢臣就不是象從前禮貌咧！但見那人口尊：「施大人先請上轎，愚下何敢有僭？」老爺含糊答應說：「有罪有罪。」哈了哈腰先上轎咧。那人隨後也上馬。兩下裡跟人也俱都上馬，彼此分手。

施大人上轎才要登程，忽見前面來了一人，飛馬而跑，到了轎前，棄鎧下馬，雙膝跪倒，口尊：「大人，冤枉！卑職費玉，係直隸雄縣人，現任南省廬州府同知。因丁母憂回籍，路過前面密樹林，對面遇著一乘馱轎，跟隨人馬，約有〇數餘口，詎知盡是大盜強人，截住卑職，硬要買路錢。卑職作官，原來寒貧，並無金銀奉獻。他卻將小兒頭顱砍斷，摘下項圈，揚長而去。失盜是輕，人命唯重，可恨群盜並逸，偏成漏網之魚；獨憐小子何辜，竟作含冤之鬼。伏乞捕緝盜寇，得以伸冤雪恨，則卑職學家感恩不盡矣！為此即懇青天老大人，恩准施行。」欽差大人聽見費玉一片言詞，不由滿面生嗔，暗說：大清國竟有這樣不法之人，哪有坐著馱轎當響馬之理？怪不得見本院，一個個賊眉鼠眼，瞧著就不象外官行景，敢則是一群強盜假扮官人！開言便問：「費同知，你可曾記得面目？」費玉回言：「卑職見了眾寇，早嚇軟癱咧！哪裡還記得？內中一人，長的身軀高大，臉上一痣子，痣子上有一撮黑毛，別的也不記得什麼。」言罷叩頭。忠良說，「事已如此，不必著急。你先上去，本院准你的狀子就是咧！你且在河間府附近住下聽候。」

費同知聽說，站在一旁伺候。忠良叫聲：「黃壯士。」天霸答應。賢臣說：「你即刻回走，順大路追趕那起盜寇來見本院。」天霸上馬而去。

且說欽差大人坐著轎往前正走，忽然河間府通城的官員，帶著兵丁衙役，俱投遞手本，前來迎接。但見眾官員緊走幾步，迎面跪下，各報職名，口尊：「迎接欽差大人。」大人在轎內一擺手，眾官站起身來往回裡緊走。大人轎子剛要走，又有鬧哄哄的幾個人，來到轎前跪倒了，口中亂喊：「冤枉！」大人在轎內吩咐道：「把喊冤的這些人，帶到河間府聽審。」衙役答應。不多時來到河間府，但見關外城裡，土農工商，男女老少，俱是滿門焚香，跪接欽差，人煙騰沸，歡聲載道。到了公館門口，結彩懸花，鼓樂齊鳴，吹著將軍令，迎接進去。大人下轎升堂。眾官參見。大人吩咐道：「把喊冤的人帶上來。」衙役答應，霎時帶到堂下，一齊

跪倒。大人瞧了瞧，不是平民，俱是有體統的人。望著那人們說道：「你等一個一個的各報姓名，不准亂說。」一個說：「小人姓劉，名叫劉成貴，作當行生意，家住任邱縣東北。」一個說：「小人姓趙，叫趙士英，家住新中驛，開糧食店為生。」又見一人口尊：「欽差大人，生員孫勝卿，祖居河間府首縣。」又手指一人說：「他住河間府東南，姓楊，叫楊奎，是個舉人。他父親任江西教官。他係生員的表弟。」眾人報罷姓名，賢臣先叫：「劉成貴，你是什麼冤枉？先訴上來。」成貴說：「前日是小人母親生日。小人從當舖回家，與母親上壽；還有些親友，正在家中吃飯。僕人拿進一個拜帖來，說外邊有個坐馱轎的官府要求見。小人暗想：並無作官的親友，既來拜望，只得到外邊看看。出門一瞧，果然有個坐馱轎的官府，跟著□數個人，都有馬匹。彼稱是廣東的知縣，前去上任，只因天晚咧，要在小人家借宿一宵。小人想了想，家中有的是房屋；又是家母壽日，廚房並預備以酒席，都是現成的，為什麼不作個臉兒呢？讓進去款待了，豈不留下一個交情？哎喲！老爺！合該小人倒運，哪知是一伙殺人的強盜！吃喝了，讓到書房去安歇。到了半夜，把小人合家用熏香熏倒，將各屋衣服首飾，打掃了個罄盡。這還是小事，可恨那殺人賊，先用刀把小人母親殺死。見小人妹子生得美貌，他們就輪流姦淫了；妹子乃是有婆家的人，他公公現作守備，下月還要過門呢，這可怎樣？」說著放聲大哭，磕頭碰地。賢臣說：「你可記得那些人模樣呢？」劉成貴說：「曾記得內中一人，臉上有個痣子，痣子有一撮毛兒。」賢臣聽罷，又把那三人的狀子接上來，瞧了瞧，原來告的都是那伙人，俱是失盜之事。連費同知共是五家失盜，傷了三條人命，這內中唯有孫勝卿妻韓氏，年□九歲，被盜連被窩裏了去咧！賢臣看到此處，心中大怒，叫聲：「爾等起去。此伙強人，本院路上見過，已差人追去了。爾等下去。」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